




刘再复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刘再复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言了不起/刘再复 著.—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060-6169-8

I. ①莫… II. ①刘… III. ①莫言—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3172 号

莫言了不起

(MOYAN LIAOBUQI)

作 者: 刘再复

责任编辑: 姚 恋 吕晓芬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8.5

字 数: 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169-8

定 价: 34.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父亲与莫言的文学之缘

刘剑梅

多年前，父亲漂泊到西方时，几乎被“孤寂”所击倒，幸而有“文学”支撑着他。在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的头三年（1989—1992）他仍然醉心于“文学理论”，1992年秋天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客座”之后，他才重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那时他最喜欢的三位作家是高行健、莫言与李锐。母亲告诉过我，她和父亲一起，在寂静的雪夜里，走到斯大中文系办公室，把莫言的《酒国》与李锐的《旧址》一页一页地复印，各印了两套，分别送给瑞典的两位文学教授。父亲一再说：“《酒国》太神奇了，非读不可。”我的老师葛浩文教授翻译《酒国》，也连说“精

彩”。因有两位长辈的呼唤，我才进入“酒国”，并开始认识莫言。

葛浩文老师最爱萧红与莫言，谈起莫言如数家珍。父亲的喜爱较为广泛，古今中外的好作品都使他着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他首先推崇高行健，始终跟踪高行健的足迹，并制作了“高行健年表”。而喜爱莫言，则因为他与莫言有两个“缘分”。首先是1984年至1985年间的“课堂之缘”，当时，父亲是讲课的老师，而且是正在“开拓文学思维空间”的老师，有此缘分，父亲自然也就格外注视莫言的脚步。1996年元月，莫言在写给我父亲的信中说：“听过您好多课，关于‘扁平人物’与‘多重性格复合’，您的许多精彩观点时时难忘，并实际上成为我创作心理的一部分，指导之功大焉。”书写此信时，《丰乳肥臀》已问世，莫言早已名满天下。此时还“难忘”我父亲的“讲述”，这便是“缘”。因为有这一“缘”，所以才有父亲希望莫言“成鲸”的期待，才有“鲸鱼跃海”的佳话。除了“课堂之缘”，他们还有在美国的“重逢之缘”。1996年莫言到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校园里的葛浩文老师和父亲都是他的知音。莫言还到我Boulder的家，给系里的老师、学生讲述“饥饿的

故事”，把我父母惊动得目瞪口呆，逢人就传达莫言的饥饿传奇。此次相逢的前后，父亲写了《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赤子莫言》《黄土地上的奇迹》等几篇“情真意切”的评论性散文，让中国港台地区、东南亚与西方的读者更了解莫言的分量。二“缘”之外，还应提到的是2006年，韩国首尔的檀国大学聘请父亲为客座教授，并策划邀请父亲与高行健、莫言到该校“客座”一年。此计划虽没有实现，但父亲还是在2010年到檀国大学作了一场关于莫言、阎连科、余华的演讲，题为“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此文发表于《明报》。其实这也是“缘”。

因为有上述的“缘分”，所以此次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父亲特别高兴。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只喜不惊”，之所以“不惊”，就因为父亲早已明白莫言的不同凡响，授奖只是给莫言“锦上添花”而已。不过，得奖毕竟是大事，况且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拒绝阅读莫言的丰富创作，却抓住某些政治表象大加鞑伐，所以父亲便与我作了新的对话并接受几家重要报刊的采访，给“道德裁判”作点必要的回应。父亲所有的言谈均判断鲜明，有理有据。他高度评价莫言，把莫言视为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丰碑，

其气魄不亚于创造“人间喜剧”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父亲还特别说明，在欧美作家醉心“叙事技巧”而使文学显得苍白时，莫言却把“想象视野”与“现实幅度”推向极致，从而实现了“写实”“想象”“叙事艺术”的“三通”，给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以深刻的震撼性启迪。父亲几乎阅读了莫言的所有作品，对其代表作早已娴熟于心，所以接受访谈时，“娓娓道来”之余，也非常有说服力。与那些不读作品却道三说四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父亲倒是真的表现出文学批评家的信念与“真切”。

最近父亲编选和出版了三本新书，他以“从热爱文学到信仰文学”“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为题作了自序。无论是“返回古典”对《红楼梦》作感悟领悟，还是关注当代的作家作品，父亲都把文学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他写作也只是心灵的需要，讲述莫言更是随心而论，并非刻意地“作文”。因此，他对莫言的评价极为真实，包括说“莫言了不起”，也是至情至性的心声。

范曾伯伯喜爱莫言，又喜爱我父亲的评论文字，因此他特为本书题写了“莫言了不起”五个字。莫言为我们的母亲语言争得了巨大的光荣，我相信，中国

的绝大多数读者与识者，都会从内心深处发出同一种正直的声音：

莫言了不起。

2013年1月30日

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目 录

序：父亲与莫言的文学之缘	1
--------------------	---

第一辑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3
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6
赤子莫言	17
黄土地上的奇迹	21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24

第二辑

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	35
莫言的震撼性启迪	
——写实、想象与叙事艺术的“三通”	42
莫言的鲸鱼状态	51

附：

- (1) 莫言：力避自己成为鲨鱼（2012年10月21日）
- (2) 莫言致刘再复信（1996年元月6日）

第三辑

刘再复谈莫言

(答《南方人物周刊》卫毅问) 65

刘再复谈莫言的绝对生命

(《亚洲周刊》江迅访谈录) 74

莫言了不起

(答伦敦《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 84

附 录

讲故事的人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全文) 101

莫言获奖致辞 122

后 记 125

第一辑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去年3月，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中，热烈地赞赏莫言的《红高粱》《酒国》和他新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一年又6个月过去了，最近我又老是想起莫言，这大约又是与我对文学的思考相关。不知道怎么回事，近年来我老是想到文学的初衷，想到人类如果不是生命表达的需要似乎不必有文学；想到大陆的许多作家技巧愈来愈细密，但作品愈来愈苍白；想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人们总是面对生命的大困惑而不仅仅玩弄语言；想到文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匠……想到这些，便想到“莫言”二字。

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

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10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10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从不重复自己。而且，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与那些只会玩弄技巧和语言的作家不同，莫言热烈地拥抱人生、拥抱历史，在自己的作品中跃动着大爱与大恨。他从未陷入反映现实和背离现实的泥坑中，既拥抱大地又超越大地，在所有的表述中都保持

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态度，这一态度就是认定：生命，只有龙腾虎跃不为缰绳所缚的生命，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才使历史变成活生生的让人的灵魂不断站立起来的历史。莫言的文本策略，就是把这强调生命野性的哲学态度推向极致。任何作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发现推向极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四平八稳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是它太意识形态化，尤其是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和 40 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此文学氛围中，莫言独树一帜，拒绝接受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的垄断，不仅从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逻辑，而且以作品沸腾的岩浆化解这些逻辑并完成了只属于“莫言”名字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创造。这些让世界瞩目的创造，使蜕化成意识形态现象的中国文学，又回归到生命现象与个人现象。

（原载《明报》1997 年 9 月 17 日）

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艰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1988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30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

也是他近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直到1985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所译的《边城》瑞典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1948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1987年，马悦然已经历了40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40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90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其译笔已完全成熟，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经问世，马上赢得了瑞典人的审美之心。